



清气满乾坤 ◎彭常青

笛声依旧

◎周群

王化刚是我高中同班同学，我们的友谊已逾一个甲子。

当年，他是我们学校的短跑运动员，参加市里100米短跑比赛曾取得11秒的极佳成绩；他是我们学校的文娱积极分子，他的竹笛吹奏水平在市里有着相当高的名气。

1966年4、5月间，他参加了高校艺体专业提前招生的乐器类专业考试，因为他专业素养好，录取本应没问题，6月“文革”开始，高校招生被中止，一切愿望都成泡沬。

1968年年初，“文革”进入“复课闹革命”阶段，在无课可复的状态下，他常给同学们教唱大家喜爱的电影插曲和流行歌曲，《航标兵之歌》《乌苏里船歌》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等青春的旋律不时从教室里传出，他教唱认真的态度和悠扬动听的笛声深受大家的喜爱。

1968年10月，我们全都下乡插队。和大多数知青同学一样，王化刚同样在困境中挣扎、奋斗。除参加农业劳动外，笛子和箫是他的伴侣。

夜晚，那好听的箫声和笛声常从他的知青屋飘出。箫声低沉悠远，如泣如诉，笛声圆润空灵，如歌如诵。他的箫声和笛声让人思考当下，又让人的思绪飘向远方去思考未来。

招工回城后，进入社办厂，收入微薄，艰难的生活折磨了他多年。可他心底对音乐和竹笛的爱好丝毫没有减退。

王化刚出身于一个音乐家庭，他母亲易先生曾是市实验中学的资深音乐教师，深受学生们的爱戴。他父亲原本是记者，由于历史原因，独自在东北生活了二十多年。1978年后，王老先生落叶归根回到南通，我曾有幸见到他，并看到他用一把陈旧的吉他弹奏出优美动听的旋律，音色温暖、明亮而清脆，琴声中丝毫听不出老先生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，他是一个乐观的老者。

王化刚的音乐天赋和才能从小受他父母的潜移默化，更是出自他

对音乐的喜爱与不懈努力。

退休后，他年轻时对音乐的爱好、对竹笛的痴迷之火又重新燃起。他爱好音乐，一身的音乐天赋，他要寻找机会和舞台去展示。他牵头与身边的民乐爱好者们组成老年民乐队，每周定时活动。他集思广益，收集修改乐谱，组织节目排练，联系义务演出。就这样，他和志同道合的民乐爱好者开始活跃在南通的民间舞台上。他们为社区活动演出，为企业活动演出，还受邀为市里的大型活动演出。

出于爱好，王化刚还时有乐曲创作的冲动。前几年，他创作了《水乡欢歌》《乌苏里船歌》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等青春的旋律不时从教室里传出，他教唱认真的态度和悠扬动听的笛声深受大家的喜爱。

在《水乡欢歌》的一次演出中，他作为演奏指挥，一改他脊柱少许弯曲的姿态，挺直胸背，大步登上乐队指挥的位置，摆开架式，熟练帅气地指挥了整部曲谱的演奏，扬琴、古琴、二胡、琵琶、唢呐、笛子、钹、鼓等等各种乐器在他的指挥下，有条不紊地激荡出不同音色，进入听众的耳际。当他指挥手势利索地落下，乐曲声戛然而止，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那次演出，他的作曲创作水准和指挥才能展露无遗。

王化刚先生的笛箫吹奏水平，受到通派古琴非遗传承人徐先生的欣赏，多次邀请与其琴箫合奏，一如高山流水般自然。

由于他的成绩、水平和他在音乐界的影响，王化刚先生曾被推举为南通民乐研究社的社长。

耄耋之年，他辞掉了乐队负责人和民乐研究社社长的职务，但依然坚持参加乐队活动。乐队少不了他的笛声，他似乎也离不开乐队。

他说过，“我是一股小小的溪水，边唱边行，潺潺地流出山谷，汇集于濠河长江”。他谦逊仁和的风姿，他悠远动听的笛声深深地被人们喜爱着。

祝愿王化刚先生健康快乐，笛声依旧。

心窗
片羽

山重云轻处

◎吴输

在夏威夷海边的百年英国城堡内，依海而眠，想起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亦发生在依山海畔的海景建筑里。人与建筑相互依存，有时会因一座建筑爱上一个城市。南通的建筑中，我对濠河之畔的金鳌坊情有独钟。

《周记考工记》说：“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，国中九经九纬，经涂九轨，左相右社，前朝后市，市朝一夫”，建筑首先要对空间秩序有极其完美的设置。金鳌坊的十三栋小楼各具其形却气息贯通。只因栋与栋之间皆有假山、龙柱、巨石等，牵丝引带地将建筑群蜿蜒于竹林松柏间。建筑边角皆以重压斜切的天然巨石镶边，欧式尖顶的坡面以小瓦铺就。从下仰望，只见小灰瓦一撂撂地，由下往上，阶梯似的一层短于一层，使得金鳌坊的屋顶虽小

巧，却有着金字塔的层级特征，加上每栋屋顶皆戴着铜锈绿的欧式尖顶帽，既俏皮又神性十足。小尖顶独特的六棱造型及外墙面刻意留出的虚缝，带来视觉上的多面性和通透感。竖线条与层层叠叠的横水平线条交织在一起，呈现出空间的多面性和动态性。屋檐、屋顶、台阶的层级韵律和节奏感处处可见，以及长石柱与圆拱门的反差，都是匠心所在。因为依河而建，金鳌坊的亲水台三面临水。夕阳下，有藤椅、咖啡，鸟类从天空飞过，植物在炭木架上开着自己的花朵。猫爪纹、铜钱纹、滴水纹或在龙柱底座，或在阳台。白色盘龙柱七七八八地散落在竹林或山石旁，底座刻以阴阳纹和云朵纹，从上至下缠绕着龙的图腾，暗合张謇在科举考试中“独占鳌头”的卓越成就。出入处，只见金鳌坊三个金字栖于原石之上，如梦如幻，亦古亦今。蓝天白云、绿顶石墙倒映水底，突然就想到“山重云轻”之境。整个金鳌坊布局不大，建筑造型却达到了艺术品所特有的沉稳、坚定的艺术效果。

文如其人，建筑师的气质与她的建筑同样极具辨识度。

第一次见姚薇并不知金鳌坊出自她手，那时她刚从华盛顿归来，长直发、南瓜红长围巾裹在一件束腰黑大衣内，纤媚干练，如同河之畔、城之西的金鳌坊，“苍劲

中跃出姿媚”，见过就忘不了。

她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皆有作品，为南通设计的金鳌坊采用了田园派有机建筑大师赖特的理念、卡洛·斯卡帕的叠级手法，建筑的灵魂却是向张謇致敬的中国元素。姚薇认为，即使是同样的民国风，中国的建筑南北亦有分。南边多窑，以砖雕为主，偏纤细秀媚。北边多山，以石雕为主，偏欧式民国风，更雄浑粗犷，比如青岛。即使是相邻的上海和南通亦不同。南通受张謇影响，老虎窗、窗套等细节里更显纤细秀媚，正是“姿媚”的飞动飘逸与石墙的“沉着劲质”的融会贯通，制造出金鳌坊的山重云轻之境，这也是南通建筑特有的气质。好的建筑要在城市贡献度、质量持久、时代精神上同时做到统一。金鳌坊无疑做到了。

老的帽子博物馆由清华名师制作，起点太高，导致新馆的设计师去欧洲参考了一圈，回来一年多，设计图仍差强人意，姚薇接手时仅剩十天时间。她花了半天时间看走秀，又花了一天半时间找资料，然后用剩下的八天完成了设计图。打破常规的阶梯式大厅以及“时光隧道”般的多功能展示厅神秘、幽深，让帽子博物馆迅速成为南通的打卡地之一。音乐是流动的建筑，建筑是流动的音乐，皆是建筑师在茫茫宇宙借物抒情的载体，金鳌坊和帽子博物馆是设计师的内心留白，也是姚薇建筑精神的逸气所在。

范扬、林晓赴通开画展，曾请姚薇参与布展。展后依据每人特点作字画酬谢。见到姚薇，沉吟半晌，说，古时用沉鱼落雁形容女子，以我看来，风儿见了你要停下，云儿为你歇息，当即挥墨作“风云停歇”四字相赠。女子若有吟哦气，而无脂粉气，即使不美，自有一种男儿气可观，我想这就是姚女神的气质。

如今，她的设计室在大生创意园。二楼露台有遮阳伞一顶、茶几一张、两藤椅。见面这天，她在黑白渐变百褶裙间，束了一条极宽的黑蕾丝腰带。人动，纱裙上的白底黑线随之轮回开合，明灭不定似“初蝉振翼”，裙摆飘飘若游丝袅空，与她的建筑恰好形成了山重云轻之别。



张益余画

玉兰一瓣